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宋亦箫,王兴龙.中国古代虎形雷神考[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4):1-8.

# 中国古代虎形雷神考

宋亦箫 王兴龙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先秦秦汉时期的一些虎形造像,有与龙、凤(鸟)、猴、熊等动物和人形合为一体或组合在一起的形象,而龙、凤(鸟)、猴、熊这些动物是远古先民崇拜的最高神雷神的化身,且古人经常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雷神化身合为一体或组合在一起来象征雷神,由此证明老虎也是雷神的化身之一。古代文献中也能搜寻到雷神有虎形变形的蛛丝马迹。而老虎能够被古人选作雷神之化身,与它吼声如雷、奔跑腾挪时的姿态如行云流水和速度堪比闪电,以及其百兽之王的身份、额头上酷似“王”字的花纹一如雷神武器雷公斧等有关。

**关键词:**虎形造像;雷神;伏羲;太皞;帝喾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4-0001-08

雷神,作为呼风唤雨、驱雷策电之大神,自远古时代起,就为先民们所崇拜。神明本就来自于信仰他们的人群的虚构,先民会依据一些联想赋予各路神明以动植物或人的形象。同理,雷神在中华先民的信仰与祭祀中,也被赋予诸多动物和人形化身。据研究,雷神化身有龙形、凤形(鸟形)<sup>①</sup>、牛形<sup>[1]</sup>、羊形、熊形<sup>[2]</sup>、猴形<sup>[3]</sup>、猪形、大象形、鳄鱼形、蚕形、蝉形,等等,以及两种以上动物乃至再加上人形合为一体的形象。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雷神诸化身,除了互相结合为一体的情况外,也存在与虎形相结合的现象,且《山海经》等古籍中也记载有不少具有老虎外形并能掌控天气的神灵,这不禁让我们猜想:老虎,也曾是古人心目中的雷神化身吗?

下面,我们拟从先秦秦汉时期虎形造像入手,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和讨论老虎曾经作为先秦秦汉时期的雷神化身之观念,并尝试推断为何老虎能成为

古人神话信仰中的雷神化身。

## 一、先秦秦汉虎形造像分类及特征

先秦秦汉时期的虎形象,其中与那些被认为是雷神化身的动物以及人合为一体或组合在一起的造像或纹饰,有多种组合形式,涉及青铜器、玉器和画像石、壁画等。依据不同的组合形式,可分为虎、龙、凤合为一体的形象,虎、人、鸟合为一体的形象,虎、人、龙等合为一体的形象,虎与龙、鸟、猴、熊等其他雷神化身组合在一起的形象,以及虎、龙牵引雷车形象等五类,下面我们按类进行介绍。

### (一)虎、龙、凤合为一体的形象

此类造像是将虎、龙和凤的形象要素进行融合而塑造出崭新形象,一般以老虎作为主体,在其上再雕饰以龙凤造型或纹饰。这里介绍三件,编号为A1、A2、A3。

**收稿日期:**2024-04-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早期外来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19VJX039)

**第一作者简介:**宋亦箫(1973-),男,湖北黄冈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史、先秦文化史、艺术考古和艺术史、神话考古研究。

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象、象征及寓意,其源头皆在雷神崇拜。参见宋亦箫:《论龙凤与商祖喾、契之关系》,《神话研究集刊》第六集,巴蜀书社2022年版。

A1,玉虎龙凤复合型佩(图 1-1)<sup>[4](P187)</sup>,春秋早期,河南省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玉佩呈片状,虎与龙凤合雕,主体造型为虎形。以凤首作虎耳,竖立头顶,虎之上唇兼为凤右侧羽翼,凤左侧羽翼则又似一龙头翘首于虎背之上。虎臀部凸起一鱼尾形凤尾,龙和虎共用一尾。<sup>[5](P85)</sup>

A2,玉龙凤虎复合型佩(图 1-2)<sup>[6](P89)</sup>,战国早期,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玉佩呈片状,双面工,纹饰各异,主体雕刻由龙、

凤、虎构成,虎首也是一反向的龙首,圆眼,既是虎眼也是龙眼,尾部为一隐晦凤首。纹饰则是一面雕伏虎,虎腿蹲踞,卷尾,另一面雕鸟形。<sup>[5](P92)</sup>

A3,玉复合纹虎形佩(图 1-3)<sup>[5](P96)</sup>,战国时期,河南省洛阳市金村东周王室墓出土,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片状,透雕,虎作俯卧状。前后肢以透雕‘C’形纹区隔;后肢髁部透雕并饰有隐晦龙纹。前后足爪盘屈于腹下,肘部折角锋利,足似鹰爪。”<sup>[5](P96)</sup>



图 1 A 组虎、龙、凤合体玉佩

(二)虎、人、鸟合为一体的形象

此类造像是抽取虎、人和鸟的形象元素构建为一个生命体,呈现虎首人身有翼或人首虎身带翼,以及正面看为虎耳,背面看为鸛耳的形象。这里介绍三件,编号为 B1、B2、B3。

B1,虎首鸟翼玉人(图 2-1)<sup>[7]</sup>,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该玉人虎首鸟身,身上刻有明显的羽翼,下肢呈蹲踞状。顾万发指出,该玉人的虎头状似标准化饕餮,是以具有苍龙性质之虎来象征神化了的商人先祖。<sup>[7]</sup>笔者也曾撰文说明饕餮纹与商祖喾、契之间的关系<sup>[8]</sup>,因此这件玉人显然是蕴含了商人的信仰和神话观念。

B2,双勾云纹虎首踞坐玉人(图 2-2)<sup>[5](P22)</sup>,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现藏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绿色玉质,圆雕,正反两面的造型迥异。正面为虎首人身,呈 S 形蹲踞状,即所谓“踞坐”之形。背面为鸛首,呈蹲伏状<sup>[5](P22)</sup>,是典型的人、虎、鸟三者合体造型。

B3,人首虎身带翼画像(图 2-3)<sup>[9](P37)</sup>,出土于洛阳新莽天象神话壁画墓,绘于墓后室东壁上部柱头斗拱间。该画像人面虎身,秃顶,粗眉,朱唇,八字胡须。身绘条形虎斑纹,双翅振羽,虎尾上翘,四爪作奔走状。<sup>[9](P37)</sup>该形象与《国语·晋语》中记载的蓐收形象十分相似,留待下文分析。



图 2 B 组虎、人、鸟合体形象

(三)虎、人、龙等合为一体或组合在一起的形象  
此类造型既有虎首人身龙纹的合体玉雕,也有人、虎相对独立但组合在一起的所谓“虎食人”青铜卣这种形象。这里介绍 2 件,编号为 C1 和 C2。

C1,商代虎首人身玉雕(图 3-1)<sup>①</sup>,出土于殷墟西北冈 M1001 号墓,现藏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虎首玉人曲膝跪坐于后爪上,前爪按膝,头突出,张着大口,背部开有上下通口的长方槽,其两臂上各阴刻有一条“瓶角龙纹”,腰、股、胫上刻有“蛇身”动物纹。<sup>①</sup>

C2,商代虎食人青铜卣(图 3-2)<sup>[10]</sup>。虎食人卣共发现两件,分别收藏于法国赛努奇博物馆和日本泉物博古馆。两件卣高度相似,这里介绍日本所藏那件。该件虎食人卣造型呈蹲踞之老虎与人相抱的姿态。老虎以其后足与尾部支撑身体,同时也构成了卣的三足。虎前爪抱持一人,人朝着虎胸蹲踞,一双赤足踏于虎爪之上,双手伸向虎肩,虎则张开大口于人首之上方。老虎肩端附有提梁,梁上两端有兽首,梁上装饰长形夔纹,以雷纹衬底,虎背上部为椭圆形器口,有盖,盖上立有一鹿,盖面饰卷尾夔纹,也以雷纹衬底,与器体一致。虎两耳竖起,牙齿甚为锋利。该器物表面大部呈黑色,局部留有很薄的绿锈,其以人兽为主题,所蕴含之思想大有可探究之处。<sup>[11](P37~44)</sup>



3-1



3-2

图 3 C 组虎、人、龙合体或组合形象

(四)虎与龙、鸟、猴、熊等其他雷神化身组合在一起的形象

虎与龙、鸟、猴、熊等其他雷神化身组合一起的例子极多,有虎与龙、鸟、猴、熊其中之一的两两组

合,更多的则是三者以上的组合。这里介绍四件,编号为 D1、D2、D3、D4。

D1,青铜双尾虎(图 4-1)<sup>[12]</sup>,出土于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该青铜虎除虎足有少量鳞纹外,通体饰雷纹。“老虎龇牙咧嘴,左右各露一獠牙,两眼有神,双耳竖立,呈半蹲欲起之状……背上还驮着一只尖嘴小鸟。奇怪的是它有两条外形相同的粗壮美观的大尾巴,生动而怪异。”“大洋洲商墓不少出土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都能见到虎的形象。虎纹成了主题图案之一,看来当年这里的主人是崇尚虎的。”<sup>[13]</sup>

D2,“别人守囿”挽车器(图 4-2)<sup>[14]</sup>,山西省闻喜县上郭村周代墓葬出土。这件器物是春秋早期造型较为复杂的青铜器。车厢为长方体,箱盖正中有圆雕猴形钮,猴旁边有四个可任意转动的小鸟;车厢四角铸四条圆雕回首龙,双龙角上翘;车厢两侧各有两只圆雕虎,双耳上竖;车厢两侧分别饰一对背向凤鸟;车共有六只轮,其中有两只大轮,每只大轮后有虎抱两只小轮。该件器物中总共出现四种动物,分别为龙、凤(鸟)、猴、虎,龙与凤为雷神化身自不必说,而猴实际也是雷神的化身之一。

D3,熊戏蟠龙纹建鼓座(图 4-3)<sup>[15](P189)</sup>,东周青铜器。龙首与熊首俱为圆形立耳,圆眼长吻,卧熊毛发细密清晰,盘龙和卧熊之上的柱基上,相向站立两只老虎,虎头和脖颈透雕,虎身及尾巴浮雕于柱上。

D4,熊戏龙虎玉璧(图 4-4)<sup>[16](P16)</sup>,汉代玉器,实物下落不明。玉璧中神熊盘腿端坐在中央位置,左右分别有翼虎螭龙环绕,神熊侧首看向右侧,肩部毛羽和双乳都由阴线刻画,四肢圆润有力。D3 和 D4 均出现龙、虎、熊三种动物,龙自然是雷神化身,而熊也是雷神化身之一<sup>[2]</sup>,老虎与象征雷神的龙、熊组合在一起,自然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 (五)汉画中的虎、龙牵引雷车形象

汉代画像石中,有一类雷神出行图,牵引雷车的通常是三虎或者三龙。这里介绍三件,编号为 E1、E2、E3。

E1,南阳英庄汉墓“雷公出行图”画像石(图 5-1)<sup>[17]</sup>。主体部分是一辆雷车,雷车上竖起一面大鼓,并在上端饰有华盖、羽葆,雷车前部有三只翼虎牵引。《抱朴子》云:“雷,天鼓也。”古人将雷声视作天神击鼓,因此雷神在出巡时往往驾着载有雷鼓的雷车,特别要一提的是牵引雷车的三只翼虎,其形体被高度简

① 刘源:《殷墟“虎首人身”石雕像和“彊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9 年第 17 期。



化,统一而又富有变化,相似之处是其均为奔腾跳跃

之状,与闪电之形极其相似。<sup>[17]</sup>



4-1



4-2



4-3



4-4

图 4 D 组虎与龙、鸟、猴、熊等其他雷神化身组合在一起的形象

E2,徐州红楼祠堂“雷公出行图”(图 5-2)<sup>[18]</sup>。“画面正中刻画一位乘坐雷车、手持鼓槌的熊形雷神,雷车前后各有一面大鼓,熊形雷神双手各持一鼓槌。”<sup>[2]</sup>熊神作为雷公击鼓,三虎驾车,龟为车轮,龟驮建鼓,风姨开道。<sup>[1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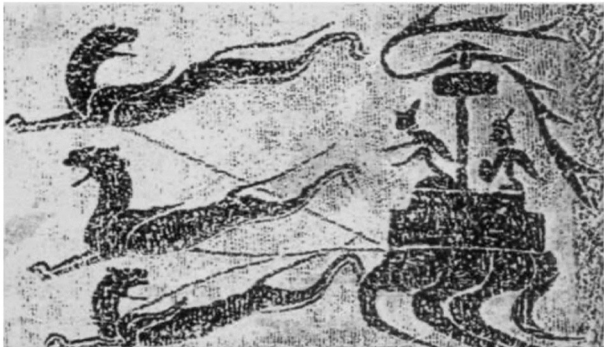
E3,徐州红楼祠堂“雷神出行图”(图 5-3)<sup>[18]</sup>。该画像现藏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画面右下角有一雷车,车上站立一熊形神,他前面立一建鼓,雷车以三只翼龙为前导,再以两条盘龙为轮。右上角有两人交谈,两人左边又有一神车,神车以三只鱼为前驱,两条盘龙为车轮。<sup>[2]</sup>

二、虎形造像象征雷神

上文介绍了 5 组包含有虎形象的造像,它们当中既有老虎与龙、凤、人等形象的合体关系,也有与后者以及其他更多的形象如猴、熊乃至雷神的组合关系。下面按组进行讨论。

先看 A 组。A 组是虎、龙、凤浑然一体的形象,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若不明其制作匠意和造型内涵,必然以为怪异,也就不明就里。笔者也是在解读了雷神有诸多化身且发现古人喜欢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雷神化身合为一体或组合在一起以象征雷神的现象后,才领悟到这类器物制作的匠意源头和神话内涵,亦即古人是将雷神的化身龙、凤(鸟)和虎雕刻或熔铸于一器之上,以复合的形象来象征雷神。A 组三件玉佩以老虎为主体形象,辅之以龙、凤的造型和纹饰,体现了至少东周时期以来,老虎形象已成为雷神的重要化身,这些老虎造型均雕刻为 S 形,一方面符合老虎奔走腾挪时的自然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模仿雷神发出闪电的样子。老虎身上纹饰中的勾云纹和 S 形纹,也是在营造雷神所处环境以及发出闪电的形象。

B 组为虎、人、鸟合为一体的形象,既有虎首人



5-1



5-2



5-3

图 5 E 组汉代画像石中的虎、龙牵引雷车图像

(鸟)身,也有人首虎身形象,都十分强调虎、人、鸟三者融为一体。笔者曾专门讨论过商代的人鸟形玉佩,即人与鸟合体形象玉佩,是雷神同时也是商人的祖神帝喾的造像<sup>[19]</sup>,而 B 组造型在鸟和人的形象组合基础上,还添加并突出了老虎的形象,显然是因为老虎也是雷神化身,古人在塑造人鸟形雷神造型时,才将老虎的形象增加进来。B 组造型中的 B1 和 B2,均是虎首人(鸟)身形象,因动物生命以首为重,故有突出老虎生命之意,其蹲踞式的坐姿,是在模仿雷神发出闪电时的 S 形造型,而造像身上的勾云纹,

也是在营造雷神所处的云天之中的环境。B3 是人首虎身且有翼，其 S 形之虎躯，当然还是在模仿雷神的闪电之形，这幅新莽时代的壁画，体现了虎形雷神象征符号在汉代的绵延。

C 组造型为虎、人、龙合体或组合形象，其中 C1 是虎首人身并在身躯上刻有多条龙蛇纹的玉坐人，其蹲踞式坐姿仍是在模仿雷神发出闪电的 S 形造型，再以身体多部位刻有的龙蛇纹来强化其雷神之象征。其手臂上各刻有一条“瓶角龙纹”之“瓶角”，笔者曾专门讨论过，这其实是古人以“瓶角”来象征雷神之武器雷公锤斧<sup>[19]</sup>。C2 是非常有名的商代虎食人青铜卣，有关它的奇异造型，引来不少讨论。<sup>[11](P37~44), [20]</sup> 现若从虎为雷神化身的角度思考，可得到一番新的理解：此器也是雷神之象征，老虎为雷神之化身，与其相拥之人，可看成是雷神之子孙，因为最古的雷神神话中，雷神就是被当作创世神和人类始祖神的。老虎和人身上的众多夔龙纹和云雷纹，以及虎与人皆有的 S 形蹲踞式姿势，都强化了它们作为雷神象征的可能性。

D 组造型是老虎和其他雷神化身龙、凤（鸟）、猴、熊等组合的形象。D1 青铜双尾虎，其通体饰雷纹和勾云纹，四肢呈 S 形蹲踞式，双尾呈勾云状，已经把虎和雷神勾连了起来，又在虎背上塑造一立鸟，更强化了它为雷神形象的象征寓意。D2“刖人守囿”挽车器，其实是雷车之形象，雷车正中端坐的是一猴形造像，在猴形周围，塑造有虎、龙、鸟等形象，这是将雷神的四种化身均塑造在雷车上的一种雷神神话的信仰表达。猴形周围的四只可转动方向的小鸟，代表了四方风神<sup>[21]</sup>，这说明春秋早期雷神信仰中的雷神神格已有分化，出现了专门负责刮风的风神。D3 熊戏蟠龙纹建鼓座，建鼓乃雷神所敲击的天鼓之象征，其上的熊与蟠龙，是雷神之化身，而建鼓柱基上的两只老虎，显然不是与雷神象征无关的摆设，因此，此虎形造型也是雷神之化身。D4 熊戏龙虎玉璧，端坐中央位置的神熊是雷神之化身<sup>[2]</sup>，围绕在它两侧的是翼虎和螭龙，螭龙自然也是雷神之化身，与其对应的翼虎，也只能看成是雷神化身才符合造物之精神。

E 组造像为汉代“雷公出行图”画像，其中雷神端坐于雷车上，雷神手持雷锤，旁有建鼓，雷车的车轮有的还以盘龙为轮，等等，都让雷公出行图画充满了雷神的各种意象元素。其中牵引雷车的既有翼龙，也有翼虎，它们是雷神之化身，才符合古代神话中主神常以其化身作为坐骑的传统观念。

综上，雷神有虎形化身，已可从先秦秦汉时期的实物和图像中得到证实，除了这些考古实物和图像，从古代的典籍文献中，也能爬梳出虎与雷神的密切关系。下面予以梳理讨论，以达到多重证据的效果。

### 三、文献中的虎与雷神

传世文献中对虎形神灵的一些记载，也将其与驱雷策电的雷神联系在了一起，可见实物和图像中的虎形造型是雷神之象征，并非没有文字佐证。

先看三皇之一的伏羲。伏羲被古今人看作是华夏民族的文化始祖，但其实这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关于伏羲，即便是在已经历史化的传世和出土文献中，也能捕捉到他的神诞和神迹。关于伏羲的诞生神话，《史记·三皇本纪》有载：

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十一年崩。<sup>[22](P4051~4052)</sup>

这段文献记述了伏羲的诞生神话，即其母华胥在雷泽中踩了巨人的足迹，而后怀孕生下了伏羲。《山海经·海内东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sup>[23](P284)</sup> 可见雷泽就是雷神的居所，雷泽中的“大人”不是别人，正是雷神。“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的“履迹生子”神话揭示了伏羲乃雷神之子。神话中父子神格往往可以让渡继替，所以伏羲也是雷神。

上引文献还指出，伏羲即太皞，风姓，又作伏牺、庖牺、庖羲、宓牺、宓戏、虑戏，等等，其中“戏”的繁体字为“戲”，则“虑戏”二字均有虎字头，暗示“虑戏”与老虎当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再看其他证据。

伏羲也即太皞，“皞”者，“皞”也，为长嚎、号叫之意，具体是指什么动物在嚎叫，可从“皞”字构形来解读。“皞”字的右边“皞”本指老虎<sup>[24](P68)</sup>，如《左传·庄公十年》：“蒙皞比而先犯之。”<sup>[25](P200)</sup>《宋史·道学传》：“居席者曰坐拥皞比。”注释家已解“皞比”即虎皮，则“皞叫”所指之动物，首先当指老虎。这是太皞也即伏羲与老虎相关的又一证据。



此外,伏羲风姓,《易·乾·文言》曰,“云从龙,风从虎”,龙是雷神之化身,后者行云布雨时自然是云里来去,而“风”也是雷神在神格未分时所操纵的风雨雷电之一种,现既然虎能驱风,则虎也该是雷神化身之一。所以无论是从伏羲即“虬戏”之名出发,还是从“太皞”之名说起,又或从伏羲之“风姓”来看,他与老虎之间都有着密切关系,也即是说,神话中的人类始祖神伏羲,当有老虎之化身。伏羲作为雷神之子,也当为雷神,现在又发现他有老虎之化身,则从文献的角度,也能证明雷神有老虎之化身。

还可以从伏羲女娲神话中看出端倪。关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的神话传说,既有文献记载,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伏羲鳞身,女娲蛇躯”<sup>[26](P346)</sup>,曹植《女娲画赞》“或云二皇,人首蛇形”<sup>[27](P208)</sup>,《列子·黄帝篇》“庖牺氏,女娲氏……蛇身人面”<sup>[28](P62)</sup>,《帝王世纪》“庖牺氏……蛇身人首”,“女娲氏……亦蛇身人首”<sup>[29](P2~3)</sup>;也有汉唐以来的画像石和壁画中的图像证据。还有学者持其他观点,如彝族学者刘尧汉和杨和森认为,中华文化的文明传统是由虎伏羲、龙女娲的远古图腾构成。伏羲本为虎图腾,由于秦汉以后史家以龙为真命天子,又尊伏羲为三皇之首,伏羲才由虎形变为龙形,成为人身蛇尾之状。<sup>[30]</sup>这也算是从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看到的雷神之子伏羲与老虎的对应关系吧。

我们再从商人祖神帝喾的神话来看雷神与老虎的关系。商人祖神也是雷神的帝喾有龙和凤的化身,笔者已从商代青铜器上的龙凤及饕餮纹饰和甲骨文中的“龙”“凤”二字做出了分析<sup>[8]</sup>。从文献中的“玄鸟神话”记载也能看出商人祖神帝喾的凤鸟形象。如《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毛传:“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娥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禘而生契。”郑笺:“天使颺下而生商者,谓颺遗卵,娥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为尧司徒,有功封商。”<sup>[31](P434)</sup>《史记·殷本纪》记载更为详细:“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sup>[32](P119)</sup>

商人祖神帝喾除了有龙、凤之化身外,从《山海经》等文献也能看出他与老虎的密切关系。如《山海经·海内经》云:“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有羸民,鸟足,有封豕。”<sup>[23](P382)</sup>

虎首鸟足持蛇的黑人,当是雷神的化形,而鸟足的羸民,还呈长猪的形象,也当是雷神之化形,结合秦民族以“嬴”为国姓,秦人先祖传说中的卵生神话及其先祖蜚廉之名<sup>①</sup>,这段记述雷神形象的文字中,既能看到雷神与老虎的本尊与化身关系,也能看到嬴秦民族的雷神神话故事痕迹。而嬴秦王族,一般认为是殷商人的后裔。

另《山海经·海内北经》云:“穷奇状如虎,有翼。”<sup>[23](P271)</sup>如虎而添翼的穷奇,也是虎与鸟特征的结合,而说巧不巧的是,这穷奇还是少皞之子。《左传·文公十八年》云:“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搜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sup>[25](P698~699)</sup>

笔者曾论证,少皞与商契是同一位神<sup>[1]</sup>,乃太皞之子,也是商人祖神。无独有偶,在神话传说中,少皞另有一子蓐收,也有虎之形象,如《国语·晋语》载:

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公拜稽首,觉,召史墨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sup>[33]</sup>

《国语》中虢公所梦到的蓐收,为人面白毛虎爪,很明显是具备了老虎的特征,与上文所介绍的新莽壁画《蓐收图》相呼应。综上,与太皞实为一神的雷神帝喾<sup>[1]</sup>,与老虎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而作为太皞之子的少皞,与商契实为一神,且其两个儿子都具有老虎特征,基本上已可以说明作为商人祖神的雷神帝喾及其子嗣具有老虎的化身。

此外,《山海经》中还记载了一些具有老虎特征的神明,他们与雷神不无关系。《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sup>[23](P344)</sup>这里记载了人面虎身的神和虎齿豹尾的西王母,二者放在一起记述,表明其有较密切关系,很有可能如黄帝与嫫祖、东王公与西王母这种夫妻神的关系。笔者也曾研究过西王母的神格<sup>[34]</sup>,虽没有发现她有雷神之神格,但是与她实为一神而分化的黄帝元妃嫫祖,也写作雷祖,不就是女性雷神之名吗?且黄帝是有雷神神格的,在神话当中,夫妻父子往往有神格的让渡继承,即会有相同的神格。此外,西王母的配偶神东王公,也称木公,是五星神话中的木星神,同时

① 在神话中蜚廉又为风神之名。

也是雷神，则西王母有雷神神格是很正常的现象。若推导无误，则有着虎齿的西王母，也同时是雷神，引文中与西王母对应的“人面虎身”之神，也当是雷神，且应该与西王母是夫妻神。所以这段《山海经》引文也将老虎与雷神之间建立起了关联。

再看《山海经·西山经》的记载：“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sup>[23](P42)</sup>这位名为陆吾的神兽，外貌是“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而他的职司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也就是掌管天帝花园的四时节气，既然能控制节气和四时，那么就跟呼风唤雨、驱雷策电的雷神相差无几或说是同一神道之职司了。

还有《山海经·大荒北经》的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又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彊良。”<sup>[23](P359)</sup>“人面鸟身”的九凤，依据笔者的相关研究，当为突出凤鸟形化身的雷神形象，则与其对应描述的“虎首人身”的彊良，也该是雷神之化形，故此，老虎与雷神再次结合在了一起。

#### 四、以虎喻雷的推测

以上从考古实物图像和传世文献两个角度梳理分析了雷神当有老虎化身这一神话现象，但还需要思考的是，为何古人会将老虎看作是雷神的化身之一？是什么让古人将老虎与雷神联系在一起的呢？笔者尝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推断。

首先，老虎的吼声与雷声相似，其奔走带风。老虎发出的吼声可比雷鸣之声，老虎行动时十分迅猛，激起身旁的空气流动，使古人以为风是由老虎所产生，“虎虎生风”一语也由此而来。老虎能发出雷鸣，能生风，这都是雷神该有的本领，促使古人相信老虎就是雷神之化身。古人虽创造出本不存在的龙和风作为雷神之化身，但他们也会从自然界遴选与雷神特征相似的动物充作后者化身，老虎就这样被选中，并经常同雷神之另一化身龙一起出现在古代社会的诸多场面中，甚至以语言文字的活化石形态流传到今天，如“龙腾虎跃”“虎啸龙吟”，等等。《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汉代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虎啸而谷风冽，龙兴而致云气”等语，都是龙虎对举，且带来的都是雷神才可操纵的风和云，这当是古人以虎为雷神之化身所留给后代人的语言痕迹。

其次，老虎奔走时其行云流水、腾挪跌宕的姿势、快如闪电的速度，都能让古人联想到雷神所发出

的闪电之形状和速度，这也是为何古代的虎形造型，更喜欢塑造其奔走时的 S 形身段和蹲踞式步态。虽是状物，也是拟神。

再次，老虎作为百兽之王，其地位非同小可，与最初神界中的雷神之崇高地位正相符合。《说文解字》：“山兽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象形。凡虎之属皆从虎。”“山兽之君”就是百兽之王，与早期雷神在诸神中的至尊地位遥相呼应。此外，游猎社会时期先民在野外狩猎动物时，最大的威胁就是以老虎为首的猛兽，因此会崇拜猛虎并希望得到它的庇佑；到了农耕文明时期，先民们渴望风调雨顺，最为敬仰的神明乃是雷神，于是将自然界力量最强大的动物与上天法力最高深的神明相比附，老虎就是雷神的观念应运而生。

最后，老虎头顶的花纹也与雷神的武器雷公斧有相似之处。老虎头顶的黑色条纹酷似“王”字，林沄曾撰文指出，“王”字实际是斧钺之形，斧钺在商周时期象征的是军事统帅权与最高行政权<sup>[35]</sup>。而雷神的各种化身造型中，也常将雷神武器雷公斧置于头顶，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龙凤纹，其头顶常置一锤斧式顶角，甲骨文“龙(𪔐)”和“凤(𪔐)”字，其头顶的“辛(𪔐)”字，也正是锤斧之意。<sup>[8]</sup>如此，老虎的头顶既然携带有象征着雷公锤斧的“王”字，自然容易为先民所留意，将其想象为雷神之化身。

老虎的吼声，其奔走生风，奔跑时的姿态和速度，以及在动物界中的王者地位，再配合其额头上的锤斧状“王”字花纹，使古人将老虎当作是雷神的化身之一，并且展开想象，将老虎与神话传说中的人类祖神和其他神明相契合，以实物和图像制作、文献记载的形式将雷神有虎形化身的观念流传下来，让后人也能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得以恢复古代雷神的相关信仰。

#### 五、结语

在先秦秦汉时期的一些玉器、青铜器和画像石、壁画上，见有老虎造型与龙、凤、人、猴、熊等形象合为一体或组合在一起的形象。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在古代的雷神信仰中，古人赋予雷神一些动物的形象，后期还出现了人的形象，这些动物也便成了雷神的化身。我们发现曾作为雷神化身的动物有龙、凤、牛、羊、猴、猪、熊、大象、鳄鱼、蚕、蝉，等等，古人喜欢将雷神的多种化身结合或组合在一起来象征雷神，因此，当我们发现老虎造型也与多种雷神化身合为

一体或组合在一起时,便可推断老虎也曾被古人当作是雷神之化身。

作为雷神化身的老虎,不仅仅出现于先秦秦汉时期的实物和图像中,古代传世文献里也能找到其蛛丝马迹。如古史传说时代三皇五帝中的伏羲、太皞、帝喾,他们因太皞之名可以串联起来成为一神,他们是雷神,有龙、凤和虎的化身,《山海经》还记载了“人面虎身”神和虎齿豹尾的西王母这一对夫妻神,他们也既是雷神,也有虎形之化身,此外,《山海经》中的九尾虎身的陆吾神、虎首人身的彊良,都是虎形雷神。

老虎能被古人选为雷神之化身,可能的原因有四。一是老虎的吼声如雷,奔走带风,颇符合雷神能发出雷鸣和能鼓风息风的神能;二是老虎奔走时行云流水的姿态和快如闪电的速度,颇类似于雷神发出闪电时的形状和速度;三是老虎在动物界的至尊地位,与最早期的雷神在神界的最高神地位差可比拟;四是老虎额头上的“王”字形花纹,与古人塑造的雷神化身头顶常置的瓶状角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王”字最古义正是斧钺,而置于雷神化身头顶的瓶状角,也是象征雷神武器雷公斧的。由此观之,古代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呈祥,或是龙腾虎跃等吉祥如意,并非简单地取其本义,而是蕴含了极早期的雷神信仰以及各族群特别是夏商周族群的始祖神信仰。

参考文献:

[1]宋亦箫.由“喾”“商”“禹(禹、契)”字构形论商祖“帝喾”“契”之神话[J].殷都学刊,2022(1).

[2]宋亦箫,李晓璐.中国古代熊形雷神考[J].美术大观,2023(9).

[3]宋亦箫.战国至汉代桑林之舞、桑林野合图与祈雨习俗[J].艺术探索,2022(5).

[4]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5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5]于卓思.中国古玉图鉴——动物造型与纹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

[6]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0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7]顾万发.三星堆一件特殊牙璋的图像学——并论饕餮本质、苍龙能量传递、雷泽神诞等问题[J].华夏文明,2020(16).

[8]宋亦箫.论龙凤与商祖喾、契之关系[A].向宝云.神话研究集刊(第六册)[C].成都:巴蜀书社,2022.

[9]徐光冀,等.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第5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0]王祁.商代虎食人纹饰分类研究——兼论青铜器上的“飞翼”纹饰[J].南方文物,2020(4).

[11]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A].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12]赵蕾,陈书迁.南方有虎 在水一方——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伏鸟双尾青铜虎[J].大众考古,2022(10).

[13]许智范.青铜双尾虎与玉雕羽人[N].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07-25(11).

[14]田小娟.铜猴造型撷英[J].文物天地,2016(2).

[15](英)朱塞佩·埃斯卡纳齐.中国艺术品经眼录——埃斯卡纳齐的回忆[M].刘昊,等,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

[16]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

[17]孙绪静.虎年释虎——南阳汉画像石中虎形象浅探[J].文物世界,2010(1).

[18]杜晓君.汉代画像石中“祈雨”图像溯源[J].书画世界,2018(9).

[19]宋亦箫.商代刻“𠂔”符玉人为商祖神及雷神帝喾考[J].美术研究,2022(3).

[20]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J].考古与文物,1981(2).

[21]萧兵.四方风神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22]司马迁.史记(第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3]袁珂.山海经校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24]汪玢玲.中国虎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6]萧统.文选[M].长沙:岳麓书社,2002.

[27]欧阳询.艺文类聚(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8]王强模.列子译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29]皇甫谧.帝王世纪[M].济南:齐鲁书社,2010.

[30]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31]林义光.诗经通解[M].上海:中西书局,2012.

[32]司马迁.史记(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3]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4]宋亦箫.西王母的原型及其在世界古文明区的传衍[J].民族艺术,2017(2).

[35]林沄.说“王”[J].考古,1965(6).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